

■ 藝文叢書

婚 事

張 之 民 著

天下書局印行

作 寶 (小)

利 利

林 歌 (中篇)

陽建會的一夜 (中篇) 蕭 蕭
劉志丹的故事 (中篇) 蕭 蕭
十月北京城 (中篇) 蕭 蕭
山村和事 (中篇) 蕭 蕭
在城隍廟前 (中篇) 蕭 蕭
碗 碗 (中篇) 蕭 蕭
牛 牛 (中篇) 蕭 蕭
黃 黃 (中篇) 蕭 蕭
...

五 五 公 公 行 行

事 . 行
占本 . 占 . 20 .
.....

目 錄

婚事	一
再等等	一五
井	二七
一兩米	三六
喜日	五三

婚 事

秋蓮這姑娘雖說是十五了，要看樣子誰也不會相信，小臉蛋一天到晚總是像那小蘋果一樣的紅，梳着那兩條小辮，活像兩棵蔥鬚，叫誰看也不過像個十二三的孩子，可是他當家嫂子却常常叨叨這麼一些話：「這會世道可就是嚇啦，才幾天不穿開襠褲的孩子呀，也作起媳婦來啦！說不定那天還要當娘哩！真叫人笑掉了大牙。」

從李家鎮解放的那天，我就住在了她家院裡，經過了一個多月的光景，我才明白了這一片話的底細，事情是這樣的：

秋蓮的女婿叫秋福，這個孩子也才十五，身子長的又挺單薄，就顯着越小了，因為老倆口就有這麼一個獨生子，誰說家裡不是那個富有人家，可是也養的怪嬌氣，就是秋福長到了十四五上吃稀飯還得他娘親嘴吹溫了遞給他才張開嘴哩！這個寶貝疙瘩在老倆口眼裡真是拿到手裡怕化了，鬆了手怕飛了，就這麼養着生把孩子慣的越長越沒出息。

要提起這門子親事話頭可不短，這在十五年前，秋蓮的爹跟秋福他父親都在這個鎮子上德盛昌飯館當伙計，倆人好的不分你我，碰巧那一年秋蓮的娘跟秋福的母親都是當年秋天的月子，老哥倆在這兩個孩子沒出生以前就把這門子親事給作定了，說是：「要生一對男孩就拜作弟兄，要生一對女孩就拜爲姊妹，要生一男一女就成婚。」

總不會出了這幾條預料的，也偏巧就生了一男一女，因爲是生在秋天，男的就叫了個「秋福」，女的就叫了個「秋蓮」，從這以後，兩家的關係就由相好的朋友而變成了親家，可是兩個還不懂人事的孩子誰想到在娘胎裡就訂了親呢？

以後因爲總是兵慌馬亂，這個鎮子又是個過路的大道，不知那會出什麼差錯，德盛昌飯館就歇業了，老哥倆離開這裡以後，一個開燒餅爐，一個開餛飩舖，這倒也還是門當戶對，再加上倆家又是住在一個胡同裡，就越來越近了。

不想，秋蓮秋福懂事以後，倆人的小脾氣一點也不對頭，雖說是在一個學校裡上學，還是一個班，可是總沒有說過一句話，秋蓮是不說不道悶着頭用功

，秋福是手脚不開，踢桌子闌板凳，秋蓮在榜上就沒下過頭三名，秋福總是大紅椅子包廂，倆人越大越不對眼，每天上學下學，秋福要看到秋蓮在前面走，他就得走慢點，秋蓮要看到秋福在後邊，她就得三步併成兩步。

去年八月節，秋蓮她爹把秋福他父親請到家裡，倆人一邊喝着酒一邊說起孩子們的事，秋蓮雖說沒在屋，可是站在窗戶根下把這話都聽見了，老哥倆商量的：「等孩子們長到十七上就給他們把事過了，這年月兵慌馬亂，當老人們的把這檔子事安排了就安心啦！」秋蓮聽了這些個話，當天夜裡就向她當家嫂子整哭了半宿，她哭得兩個眼泡都腫得老高，嗓子腫得說不出話來，心疼的，她當家嫂子也擦了半宿淚，她摸着秋蓮那小辮子說：「你別哭了，你從這麼小就生這麼大氣，以後落下大病可了不得，蓮：聽嫂的吧！到了那時候再說。」拿過個手巾給秋蓮擦了擦眼淚，可是秋蓮早哭的上氣接不上下氣了，她嫂子從小就喜愛秋蓮，一看秋蓮哭成了這個樣子就不敢再叫她走，怕的是小心眼一時想不開出什麼好歹，這一宿秋蓮就睡在嫂子屋裡了。

黑夜，人們睡定了的時候，秋蓮心裡也敞寬了點，這才跟她嫂子說了她心

裏的話，她一提起這檔子事不由的眼又發酸，還是帶着哭聲的說：「我爹這是往火坑裡推我，要到了他家門裡我活不了幾天……」說到這裡就又傷心的說不下去了，不過嫂子是明白，一來秋福跟她是死不對眼，再說秋福她娘，就是她未來的婆婆，性體不好她是知道的，那可真稱得起個「母老虎」，除了護着她那個獨生子秋福以外，就是連對他那親生的閨女小翠也是一樣的下毒手，一打就是半死的罵：「要你們這死閨女有啥用？給我滾，早晚也是跟人家走，」就這麼着生把那機機伶伶的小翠，給折磨的又傻又呆，見了人說話混身就打顫。

從這以後秋蓮心裡就像吊起了一塊千斤的石頭，總也下不來了，心眼裡只盼着那日子過慢點，萬可別到那十七上。到了學校裡總是一個人孤單單的不說話，十四五的個孩子心裡像犯着多大的愁，老師問她「有病了嗎？」她一個「不！」字沒說出口，眼淚花就先擠出來了。

誰想，越怕的事它越來的緊呢？那裡還等到十七，去年秋天，聽說解放軍離着李家鎮還有三十里了！秋蓮她爹就慌慌速速的去找到秋福他父親，急巴巴的說：「世道兒要變啦！共產黨要來了，老早就聽說，他們共產共妻，孫子們

的事可不能再等啦！趁着咱老人們還都掙着眼，不如早點把門子過了，反正早晚是這麼回事，爲啥不來個牢靠的呢？」秋福他父親一聽是理，並且說：「這會的情況挺緊，咱們兩家的交情也不是一天兩天啦，我看連婚禮也不用過，花轎也免了，領過來就算啦！以後平妥了再好好的辦，你看行嗎？」這話也正投秋蓮他爹的脾氣，他連連的說：「行！行！就照這麼辦吧！」秋蓮他爹順手又在桌子上拿起來一本曆頭，一看，第二天就是個吉日，就高興地說：「巧！明日就宜婚禮，頭就明日晚上領人吧！別的什麼也不用張羅，嫁粧衣裳等平定了再做，親戚朋友也平妥了再請吧！」這兩家的事只要這老親家倆一商量通了，就是誰也不能駁回了。

秋蓮她爹回去的道兒上想到：這事還不能馬上告訴秋蓮，領的時候再說，到家就偷偷的先跟她娘講了，她娘一聽說閨女明兒就要娶，就長長的嘆了幾口氣說：「娶吧！俺閨女娶到他家就得死到他家呀！……」說了一句話兩條腿一盤坐在炕上兩眼的淚就撲簌撲簌的流了一大襟。

總是沒有不透風的牆，這話當天晚上就傳到秋蓮耳朵裡了，秋蓮一聽，氣

得躺在地下就打滾，把小褂也扯的一條子一條子的，披散着頭髮要跳河尋死，她當家嫂子聽說秋蓮要跳河尋死，連忙就趕來了，嫂子把秋蓮扶起來領到她家裡撲撒着她的胸脯勸她說：「去吧！蓮！妳爹跟人家早說停當啦，不去不行！」秋蓮說：「他說的叫他去，我是死也不去。」嫂子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管嗎？又沒辦法，想到這兒他就不由的想到這要是在山裡頭她娘家那共產黨的地方，就再沒有這樣的事了，這事要想解決就得共產黨來了不行，她就跟秋蓮小聲的說：「共產黨快來呀！妳先去吧，以後他們來了嫂子給妳想法，啊蓮！不能不聽嫂的話，妳氣死頂啥用呢？」就這麼着才把秋蓮穩住，到第二天晚上，雖說是哭成了個淚人人，可總算是叫領過婆家去了。

過門的這天晚上，就鬧了一場大笑話，秋蓮哭着要回去，秋福是起也不進屋睡覺，他父親硬逼着他到媳婦屋裡去，他娘也往屋裡拉他，他把眼一斜楞，脚一躁：「叫我夫！你們不去！」秋福是說什麼也不去，秋蓮一個人是不敢在屋睡覺，非叫他當家嫂子陪伴着她不行，這新婚之夜就是她當家嫂子陪伴着她整整坐到天明。

要說這是樁喜事，倒不如說這是一樁子髒心事，從秋蓮過門眼裡就從沒有斷過淚，心裏就像有一百個褶兒一樣的不舒展。

過門還沒有半個月，一天晚上，她連頭臉也沒有梳洗，挾着個包袱就跑回娘家來了，爬到娘懷裡就哭了個不住聲，娘從秋蓮嘴裡也問不出個爲什麼？可是自己親生女兒哭的這麼傷心，也就忍不住的嚎起來了，娘倆哭得街坊四鄰都來看熱鬧，以後才知道是因爲秋蓮把飯做糊了，她婆婆拿錐子扎了她的手，秋蓮從回來以後是死也不走呀，天黑了她爹跟她當家嫂子才把她送回去。

秋福從娶了媳婦以後就不敢蹬學校大門，小同學們一見面就拍手起鬨，跳着脚的嚷：「瞧新姑爺呀！還沒有塊豆腐高哩就娶媳婦啦！」秋福爲這個事也不知哭過多少場。

婆婆呢？是指望着娶個媳婦添個幫手，做飯，打雜，縫縫補補，那樣都得來兩下才行，可是秋蓮才是個十五的孩子，不但侍候不了人還得人侍候她，婆婆的嘴天天蹶的能拴住個叫驢，見了秋蓮就沒有好氣色，斜着那眼睛才罵哩：「我要你不是兒媳婦，早添了個小婆婆。」

那天，秋蓮她爹跟秋福他父親又到一塊提起了這孩子們的事，秋蓮她爹還是摸着小鬍子拿着老主意說：「孩子們還小哩，大了就好了！」可是親家母們早因為這孩子們的事懷恨的不可開交了。秋蓮她娘到街坊家出門的時候，就總得要說說：「那個死娘們性體可太壞呀：我那閨女從娶了以後就沒得過一天好氣，她疼自家的，打人家的！死娘們呀！」從過了門兩家的口舌就沒有斷過。

秋蓮過了四整整二十天的時候，李家鎮「國軍」的崗樓子上「轟！轟！」的落了兩個大砲彈，震得全鎮的窗戶紙都破了，秋蓮她爹吓得拿被子擋上窗戶，拍着老婆子的肩膀說：「來啦！來啦！這這事辦的可真是個當兒，」兩砲響過以後就再沒有聽到什麼，他壯着胆子扒着牆頭往街上一瞧，急忙又縮回來了，回倒屋裡哆哆嗦嗦的跟着老婆子說：「街上滿了，共產黨進來啦！」老婆子雖說是心裡有點驚，可從共產黨真來了倒把對閨女的事不滿的心氣打消了一半，她很知足的說：「只要把閨女安排了，咱老倆死活算個啥！」

李家鎮解放的第二天早晨，秋蓮她爹就聽見賣燒餅賣豆芽的一樣的么賊，他出街一看，共產黨的軍隊不打也不罵，就順便的到了秋福家，他去的目的是

想顯示顯示他預料的對了，共產黨真的來了，可是碰巧秋福的爹躲出去還沒回來，他就把要說的話跟親家母說起來了，他說：「孩子們的事總算是辦對了，要晚辦上幾天等鬧起共產共妻以後，這門子親就得吹了，親家母雖說是不滿意她那個又笨又小的兒媳婦，可是一個女人家聽說共產共妻，就想到兒子有個媳婦總比沒有強，也就挺滿意的說：『倒是我們親家有眼力！』」

解放軍進了李家鎮快半個月了，秋蓮她爹看着解放軍處處都挺順眼，可是他總納悶，共產共妻這個事怎麼還聽不到風聲呢？這個疙疸結在心上就總也解不開，還是抱着那個老主意：「早晚得鬧。」

李家鎮一解放，秋蓮心裡就像點上了一盞明燈，亮多了！剛解放第二天，就跑去找她當家嫂子問：「大嫂！怎麼也不見那共產黨的女工作人員呢？妳說共產黨來了就有辦法，可有什麼辦法呢？妳可得給我張羅呀！……」她大嫂常回山裡住娘家，解放區裡的事她知道的可不少，以前國民黨在的時候她也斷不了跟街坊們說什麼婦聯會呀識字班呀的，這會一解放，她就更敢說了，她說：「蓮！你別急呀！咱鎮上以後也得成立婦聯會，婦聯會裡就能辦這個事，」從

這以後的日子秋蓮就是數着指頭過的，恨不得一下子成立起那婦聯會。

那天，秋蓮正燒火做飯的時候，忽聽着街上一邊敲鑼一邊么喊：「男女老少！……吃了早飯……到老爺廟裡開會……全部要到，」秋蓮連柴火都忘了添啦，光顧得直着耳朵聽，她那小心眼裡沒想別的，她想：開會一定是先成立婦聯會，高興的她只吃了兩口飯就把碗放下了，等別人吃完她急忙的把傢俱刷了，一口氣就跑到她嫂子那兒去了，領着她嫂子一塊到了會場。

先講話的是一位王區長，他說：「李家鎮已經解放了，咱老百姓都要安居樂業，好好的這日子，別信壞人的謠言……」接着又有個女工作員說：「國民黨說我們共產共妻那是胡說八道，共產黨是主張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反對買賣包辦……」說到這兒秋蓮她嫂子就擠了擠秋蓮說：「你聽，你聽！」其實秋蓮聽的更仔細，她把耳朵邊上的長頭髮都擦到後邊去了。

這個會，秋蓮的爹、娘都參加了！回到家以後，秋蓮的娘就埋怨他爹說：「要聽人家那個娘們講，那裏共產共妻呀！都是你個老東西精的過分了！害的俺閨女好苦。」秋蓮她爹說：「耳聽不真，眼見爲實，說是那麼說，還得往後

賤賤才能信。」不過秋蓮她爹對於「共產共妻」也從着完全相信變成半信半疑了。

從這個會以後，秋蓮茶裏飯裏是這個女工作員的影子，黑夜作夢她也夢見這個女工作員，穿着粗布黑棉衣裳，留着短短的頭髮打匾上來了，她來成立婦聯會了，秋蓮一天到門口看幾遍，總盼着那個女工作員打他門口過的時候，她一把拉住她跟她說，她想，見了女工作員一定領到嫂子家去。

一直的等了五天，這個女工作員可真的來了，她來就是要成立婦聯會，她到那小門樓裡找那受苦的娘們談了談，都是說：「俺們鎮上就得數人家秋蓮她嫂啦，又能幹，又爲人，村裡沒有人說人家不好的。」她就一直的到了秋蓮她嫂家，秋蓮一聽說女工作員到了她嫂子家，她也就急忙的起了去。

雖說秋蓮早就盼望着跟這位女工作員說說，可是今天真的來了，她倒不敢開口了，抓住她嫂子的手哭了起來，女工作員問：「怎麼啦！小閨女，妳有啥事不痛快？」她只是一句話也不說的哭得更傷心，這時她嫂子才把這事從頭到尾的說了一遍，女工作員聽完了就問秋蓮說：「你說怎麼辦呢？」秋蓮有點害

羞還是不敢張嘴，這時她大嫂說：「說吧了頭！這會不說啥時候說呀！」秋蓮一想害羞不說不行，就障着他嫂的胆子說了：「我們倆死也不對眼，我死也不在他家呆！」女工作員先勸着秋蓮說：「你別哭，以後這事情有辦法。」

這位女工作員把成立婦聯會的事跟秋蓮她嫂子商量了以後，又叫領着他到了秋福家，秋福一聽是爲她媳婦的事，羞的就不敢見面了，這就又打發秋蓮她嫂問了問秋福，秋福說：「我見了她就黑瞎了眼，我死也不要她，她再到我們家住着，我就把她趕出去！」秋蓮她嫂子跟這女工作員一學說：女工作員說：「這不是要不要的事，趕更不行，男女是一樣，政府裡有法令，要按着法令來辦事，」大伙子聽了以後都笑着說：「這真是檔子孩子事呀！」當天女工作員就把這個意見帶回區裡了，臨走告訴秋蓮她嫂說：「這事等成立了婦聯會以後再解決吧！」

經過了七八天的準備，今天在李家鎮老爺廟開全鎮的婦女大會進行選舉，秋蓮比誰到的都早，選舉之前由區上的女工作員講話，她說：「要說舊社會的苦，咱女人比男人還多幾層，咱女人比男人也並不少呀，全國四萬萬七千萬咱

就佔一半，要解放男人也得解放女人，咱要解放就得要組織起來，今個成立婦聯會，就是成立給咱們辦事的機關，選的時候要選那知道咱婦女的苦處，能給咱辦事的人。」他講完了以後，大伙子都略吵着說：「秋蓮他嫂，又精明，又能幹，從九歲上就當童養媳婦，沒有她沒受過的苦，可別忘了他。」選罷一唸票，秋蓮她嫂的最多，一共是九個委員她是主席。

婦聯會成立起來以後，別的工作還沒有辦，秋蓮就急着要求解決他這個事，區上的女工作員說：「那要你們就先討論討論這個事怎麼辦吧！」

婦聯會一研究，把秋福秋蓮的爹媽都請來了，秋蓮她爹說：「我們倆家子是老交情，親是十幾年前就訂妥了的，再說：誰跟誰是夫妻那是命份裏註定了的，兩口子不合是八字上趕的，我早到卦攤上問過，人家說過了這個節令就好了啦！」秋蓮的嫂子說：「也別怨神，怨鬼，怨命份，這兩個孩子還沒有生下來你們就把婚給作定了，這該怨老人，怕共產共妻十五上就娶了，這也該怨老人，我是受過這氣的，我看誰包辦也沒有自己打主意好，依我說是離嘍！」秋福的婆婆說：「離吧！我怕哈，俺家有兒子就不愁媳婦！」一聽這句話就氣得幾

個婦女委員都搶着要說話，一個青年媳婦說：「就像你這樣的婆婆，對待兒媳婦不像人，你兒子再娶上媳婦也得散了。」秋蓮的婆婆雖說是厲害，她可是看人下菜碟，今個一看見有區上的工作員，人家說他兩句她也就吃了。

秋蓮的娘跟秋福的爹，意思都差不多，他們說：「只要孩子們願意離就離了吧，再說他們也都小哩，以後再提也不晚。」最後是女工作員說：「政府裡根據這個事的情形，跟你們婦聯會的意見一樣，批准秋蓮跟秋福離婚。」

秋蓮的父親回到家裡以後，後悔的跟老婆子說：「這事都怨我老糊塗，聽風就是雨，人家共產黨不是共產共妻嚟！人家是婚姻自主，老婆子一聽說叫她閨女回來，再不受那個罪了，也樂的忙着收拾屋子，那頭呢？秋福的娘跟秋福頭一個高興的是秋蓮一走去了塊心病，他爹雖說是不太舒心，可是也明白區上解決的合乎人情，再說兩家的口舌以後也可以免了，也就覺着挺好。」

秋蓮當天就收拾上包袱回來了，過了三天，太陽剛出來，有一個小姑娘提着書包上學了，梳着兩條短短的像蔥鬍一樣的小辮子，那就是秋蓮，才真像個孩子哩！